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空同集卷三十七至四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郜

謄録監生臣蕭日昕

空同集卷三十七

明 李夢陽 撰

七言絶句

經行塞上二首

山作垣籬海作池彎弓百萬羽林兒桑乾化作銀河水北極光芒夜夜垂

其二

天設居庸百二關祈年更隔萬重山不知誰放呼延入

昨日楊河大戰還

歸途覽詠古蹟并追記百泉遊事

太行王屋是天闗吐出風雲天地間河内休誇盤谷勝共城亦有石門山

其二

華山中斷濁河開浪打雷門勢莫廻已剷潼闗為漢壘更分仙掌作秦臺

其三

霤首千峰錦削成蛇盤千里翠雲生即從北岳分胡去
便壓遼陽跨海行

其四

西山西望自堪愁耐可源泉向北流不見玉臺歌舞處
可憐昔日帝王州

其五

昔日武王東閱師龍爭虎鬬至今悲漂血化為商地水
白雲翻作孟津旗

其六

淇門不減越江頭衛女寧論越女游濮上春花如錦繡桑中五月採蓮舟

其七

河濟誰言不共流青春惡浪古懷州蕩摇少室三花樹倒映天壇白石樓

其八

臯臯丹崖倒碧松懸泉一道挂飛龍閑磨石鏡驚山鳥

映出青天對雪峰

望上清山

赤城龍虎紫雲盤白石樓臺北斗壇聞道仙床啼玉女欲從何處問金丹

其二

碧山新起赤霞宫玉帶真人曉御風金檢奏回天一笑九霄來往鶴如虹

其三

星妃雲君雲霧鬟何事塵遊棲碧山昨夜昇天朝北斗
珮環清響落人間

望龜峰

曾會汪家賢弟兄三年獨見忽心驚順風斜日飛帆度
三十六峯無限情

杜峯歌

杜山曾有鳳來鳴鳳舞山青海月明傳道有人向峰去
九天風散玉簫聲

舟次石頭口

窓開面面水風微五月江空冷照衣此艇果如天上坐

茶煙化作綠雲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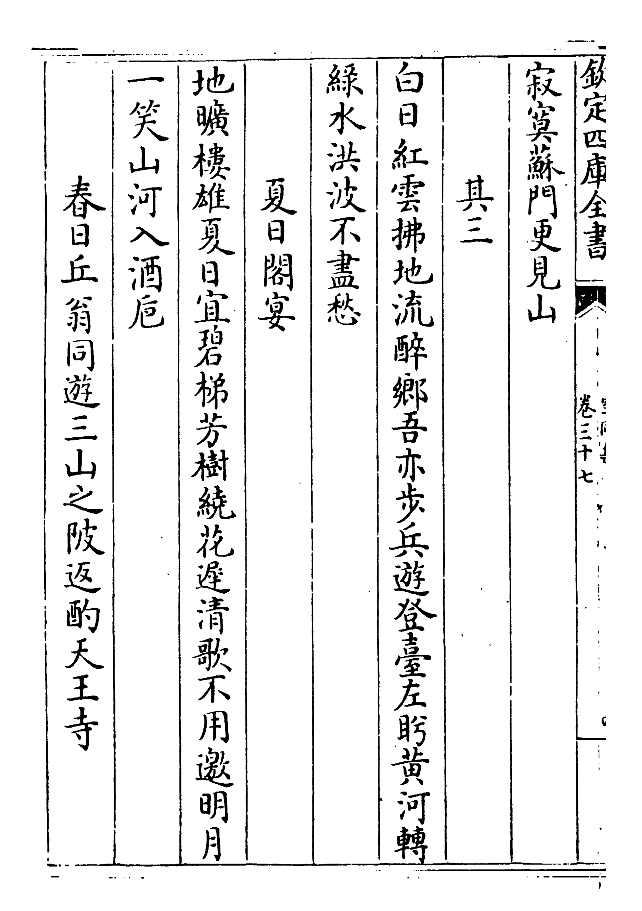
登嘯臺

陽翟看山二月廻蓬池登嘯九天開晚立長風搖海色

東西日月照孤臺

其二

萬古春城碧草還蒼臺只在白雲間竹林北望風煙動



寂寞蘇門更見山

其三

白日紅雲拂地流醉鄉吾亦步兵遊登臺左盻黄河轉
緑水洪波不盡愁

夏日閣宴

地曠樓雄夏日宜碧梯芳樹繞花遲清歌不用邀明月
一笑山河入酒巵

春日丘翁同遊三山之陂返酌天王寺

崔嵬艮岳他年笑寂寞三山後代思湖色春光淨滿眼
古城風暮幾人悲

其二

一樹穠花白雪繁紛紛落地竟何言眼底風光不須恨
相期且醉給孤園

太平寺

曾在東林思虎溪太平徒在玉淵西孰能觔力長攀陟
石磴長林日易低

山閣

憑闌橘樹渾鋪地閣背青山前對樓既來誰耐簷泉聒卸却長槽莫放流

麻姑泉

何泉下山城下流溪上十家九酒樓老夫縱醒欲何往此處名高十二州

靈山

實欲看山霧不開幾層仙掌似蓮臺未應華岳君能比

可詫予因望國來

徐汉即事

窟頭江水义江頭捩柁抛綸雨不休瑣屑漫相誇提手蛟龍局淺豈渠遊

其二

桃花潭前雪弄姿楊柳灘頭柳不遲着心蝦蟮章江出章江只解產鸕鷀

其三

北船阻風晴未放數舸南來却徳飛扶柁長年頻着眼
浪翻江乂趙家圍

其四

忽吟水宿淹晨暮七日窑頭行路難拚弄碧波消北雪
豈徐蒼鬢且南冠

湖行

湖雨鷗帷交鷺鷥鳴榔漁子叅鸕鷀逢潭更見罛留守
可道鄱魚無盡時

其二

白雪今晨亂碧波秃鶖風趕逐天鵝槍帆額仄誰家舸逆浪爭先爾謂何

城南塘汎舟

短短桃花亦自春隔墻飛水太驚人㳂洄不怕漁郎入小小溪塘不是津

其二

野曠風驚强入舟鱗鱗浪蹙轉堪遊持杯只對雙楊樹

怪爾飛花汎汎流

春暮過洪園

峩冠白首戀金魚甲冑紅顔水竹居墻上久懸平冠劍
牀頭新置種桃書

其二

出林春笋故當門榆莢楊花亂撲樽客到剪蔬聊作饌
近城栽柳自成村

景帝陵

北極朝廷終不改崩年亦在永安宫雲車一去無消息
古木回巖樓閣風

望湖亭

與客携壺上翠微千家山郭静朝暉平沙渺渺来人逺
黄鳥時兼白鳥飛

功德寺

憶昔霓旌下南苑江亭晚色浄年芳重門深鎻無人到
僧在翠微開竹房

翠華巖

曉行不厭湖上山別有天地非人間安得移家此中老白雲常在水潺潺

香山

二月巳破三月來山下碧桃春自開半醒半醉遊三日並馬令朝未擬回

白紵曲

吳中女兒白紵衣薄暮横塘蕩槳歸荷花港裏無人見

鷩起鸂鶒隊隊飛

秋風曲

嫋嫋秋風生淥波菱角雞頭滿御河藻間游魚不知數荷上靈龜渾未多

端午曲二首

殿門朝涼虛縠垂菖蒲艾葉青離離千尺轆轤轉金井冰盤薦黍鴛鴦冷

其二

綵繩纍纍作端午石青蜥蜴泥金虎老奴催恩拜紈扇香紗籠頭半遮面

新立金川書院祠練公父子文碑辛戌

力修書院緣棲主碑石新成頗慰心薄劣實慚文太減特書應不待如今

七言排律

閏九月繁臺酬寄常鄧州前御史

昨屬傳書寬遠憶側聞為郡解憂襟他鄉病起逢秋色

故國花香見客心三徑園莊常閴寂百年臺榭獨登臨
天晴水散荊襄急雲合山包汝鄧深州縣黄堂非爾輩
朝廷驄馬要人欽也知皂葢熊羆軾不換烏臺獬豸簪
盡道白公如白玉終然黄霸錫黄金徵鄉拜相他年事
野老扶犂望傅霖

酬何子冬日懷西峰見寄

梁城積滯心煩婪遥憶西峰懐漢南絶頂營居只自住
緣崕捫葛與誰參北岡雪風虛多阻南澗湍回今有潭

更極扶桑長影接已偏弱水碧波涵猿啼虎嘯雖頗聒窈曲叢篁非可探轉盼紅輪忽西沒勸君福地且投簪

道逢羆豹鷹狗進貢十韻

赤豹黄羆貢上方虞羅致爾自何鄉微軀亦被雕籠縛遠視猶聞寶絡香顯晦山林齊感激喧呼道路有輝光名鷹側目思翻掣細犬搔毛欲奮揚隨侍近收擎鶻校上林新起戲盧坊攫兎定蒙天一笑磔狐應使地難藏貢官馳馬塵埋面驛吏遭箠淚滿眶南海亦曾收翡翠

西戎先巳効羚羊白狼也產從遐域白雉猶勞獻越裳聖德從來及禽獸欲將恩渥示要荒

送胡主事犒廣西軍便道耒陽迎母二十韻

七年重泛楚江舲五兩飄飄過洞庭諭蜀長卿元建節平佗陸賈亦談經地從湘口分吳徼邑在衡陽對軫星此去先過杜陵院與誰同上合江亭炎花瘴草供行目猺唱夷歌引客聽鼯鼠晝啼諸峒黑野猩晴語亂峰青蠻荆本自勤周旅南越終當繫漢庭荔浦技窮甘釜盎

梧川兵接詫雷霆威餘虎豹藜難采血蹂鯨鯢水尚腥
俄喜御書頒內帑極知恩澤到重溟兎臨烏照誰非土
陰慘陽舒各有靈巢屋羽毛春拍拍洗天風雨晝冥冥
花明幕府頻張宴路出磨崖早續銘馬援還朝銷薏苡
馮驩傲世倚青萍蒼蒼百粵悲南狩渺渺三湘弔獨醒
夢渚鴈回書不滯武陵雲起思俱停悲傷蕙草追金勒
點綴桃花惜玉瓶若道朱絃無絕響詎應黄髮有遺刑
司徒邦計遥憐汝粉署爐香不可扃綵服便須隨綵鷁

白頭同離白蘋汀

七夕邊馬二憲使許過繁臺别業不成輒用七

字句述我志懷二十韻

懶遊因病困蒙茸不獨炎天萬事慵七夕邀行齊踴躍

兩人羈絆阻迎逢大河平地濤長湧喬岳清秋霧不封

次第榮途俱獬豸迂疎故國且芙蓉壯夫激烈悲遲暮

執友團圝喜去冬久避鳶肩優諫諍亟推經笥貫中庸

繁臺禹廟梁王榭古寺殘碑宋代松吾企杜高名不及

汝追枚馬涕何從虛疑豪俠輕朱亥實被文章誤蔡邕
憤起鐵椎心枉費曲終焦尾意還濃不爭期約慚牛女
恐使流傳笑駏蛩末俗但知張市虎異時誰切辨衣蜂
云吁世路聊三徑敢說天門尚九重寵豈盡軒衛國鶴
畫宜偏駭葉公龍苑園卜築隣猿鳥茅屋昏晨接梵鐘
修竹鴈池雖慘慘水花雲葉固溶溶悔將朱紱抛漁艇
誓住丹丘學老農為底回驄孤蟋蟀徒思臨沼共鰅鱅
踟蹰莫畏風沙眯弔唁應愁輦路衝許過只須圖酩酊

有談毋遽及徽宗

五日蔡河廢津汎集

當年錦纜帝王州此日荒津競渡遊賔客未銷梁苑氣江山聊寫汨羅愁流金赤日偏輸浪似葢輕雲故翼舟漁聽歌鐘沈復躍燕窺舞袖去還留調氷雪藕佳人並斷艾分莆上客酬出溜只疑天上轉泝洄真在鏡中浮陰陰暝色鳧鷖岸㛹㛹風香杜若洲醉裏驚聞催住槳别船追進夕筵羞

雜言

漫興六首

北叟臨門種棘南翁過路鉤衣楚楚纖鱗水躍英英鷙翮雲飛

其二

鸜鵒窺籠百遍獼猴上樹千迴紫燕銜泥入室黃麖齧草登臺

其三

西海崑丘閬苑仙人王子安期春至蟠桃豔豔秋來弱水瀰瀰

其四

黄帝清遊化國虞皇穆拱玄宮殷主爰消雒雉文王載夢非熊

其五

種豆南山一頃朝來豐草離離豈若藍田種玉何如商嶺餐芝

其六

圜口翻翻瓠葉門前潏潏流湍鳧鷺輕輕不下鵁鶄冉冉高搏

月夜泛湖二首

水天上下一色棹鳴波月同翻漁舟欸乃何處旁山杳冥吐吞

其二

月鷺鷥飛不見遥看片帆影來雙槳如飛蕩去一道迸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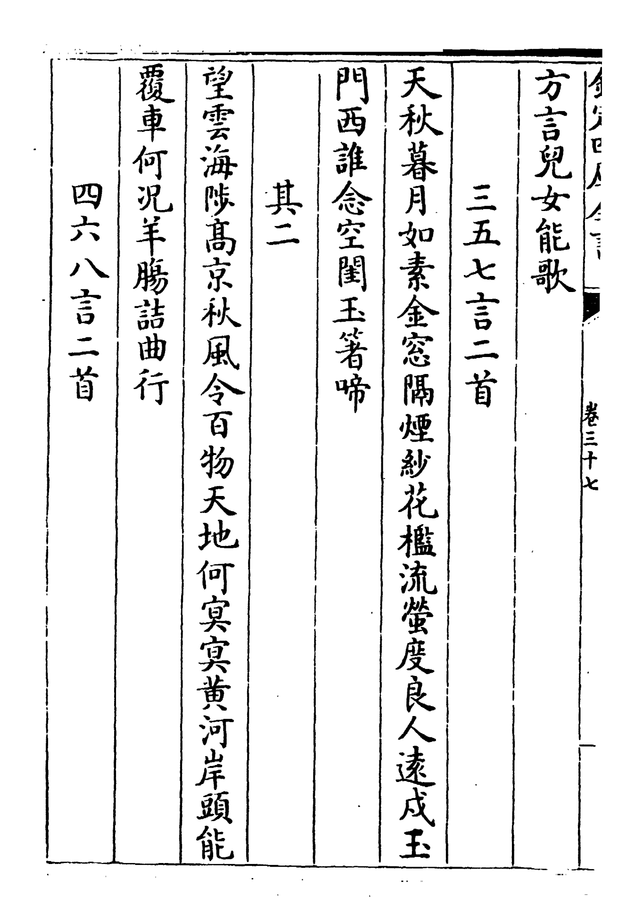
光鏡開

明山草亭

舊業門前五柳綠橘黄柑數畆煙霞不負閒身社稷空餘白首看月天柱峰頭採藥洞庭湖口扁舟薄暮歸來疑是滄波釣叟

南康除夕

夕陽山色湖波將春夜寂風和何事隣姬獨哭誰家金鼓時過客舍蕭蕭酒燭歸人杳杳關河覽鏡顔容尚在



方言兒女能歌

三五七言二首

天秋暮月如素金窓隔煙紗花檻流螢度良人遠戍玉門西誰念空閨玉箸啼

其二

望雲海陟高京秋風令百物天地何冥冥黄河岸頭能覆車何況羊腸詰曲行

四六八言二首

玉堦風發蕙花時歇莎雞夜鳴衰草捲簾獨望秋月黃雲沒萬里之關山使妾空老而凋紅顔

其二

明月在隅蟪蛄夜鳴仰觀天上列星三三五五成行憭慄悽兮不可以寐嗟哉四時之氣靡常

空同集卷三十七

空同集卷三十八

明 李夢陽 撰

族譜

例義

李夢陽曰往君子謂予曰歐氏譜葢有遠冑之謬然歐蘇譜又率詳其所自出乃益知不可矣

夫名實者不可以亡紀也子孫而不録其先人是悖亂之行也夫李氏於吾乃亦可譜也已於是作李氏族譜

夫李氏莫知所從來矣傷哉或問何故曰二孤方戲而貞義公及於難

夫李氏四世有三宗焉我曾即我始我祖繼之宗者孟春乎繼别釗乎繼禰孟和乎

予聞之先輩曰國有史家有譜嗟乎生死出處之際大矣要之不離其事實不然後世何觀焉今人多不務實予欲觀者彷彿其咳貌故不暇忌細小

或問譜至兄弟行而止李夢陽曰夫是後予安能知焉

世系

諱恩　子諱忠　子剛　子麟無嗣

慶　子孟春

諱正　子孟和

夢陽

孟章無嗣

敬　子璡　子釗

瑄無嗣

家傳

號貞義公者諱恩始徙慶陽是謂慶陽李氏卒以衣冠葬道士平配王氏生二男子生卒年並闕號處士公者諱忠貞義公子洪武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生正統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卒年五十三歲葬東嶽廟前娶李氏生三男子二女子

敬貞義公第二子而號軍漢公年八十餘卒葬於底不河南山地曰范家峪去城二十里所娶鄢氏范氏生二

男子一女子生卒缺
剛字克剛處士公子號主文公洪熙元年十二月十三
日生成化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卒年四十二歲葬東嶽
廟南娶王氏生一男子
慶處士公第二子號陰陽公娶劉氏生一男子生卒年並闕
號吏隱公者諱正字惟中處士公第三子為阜平縣學
訓導陞周府封邱王教授卒贈承德郎戶部山東司主
事加贈奉直大夫戶部貴州司員外郎以正統四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酉時生弘治八年五月十六日巳時卒年五十七歲塟城南十里所地曰高家平娶高氏生三男子三女子

璡軍漢公子年二十九歲卒塟於范家峪墓娶馮氏生一男子生卒缺

瑄軍漢公第二子為散官景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娶范氏

麟生文公子娶劉氏無子生卒年並缺

孟春陰陽公子成化六年正月二日生娶王氏
孟和吏隱公子字子育為散官初名茂天順五年十二
月十日亥時生娶孟氏
夢陽吏隱公第二子初名萃娶左氏
孟章吏隱公第三子字汝含成化十七年十月十三日
午時生弘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子時卒年十九歲
葬扶溝縣東北四十里地曰大岡大岡者王氏居也娶
朱氏生一女子

釗璡子成化四年十月十日生娶劉氏

大傳

李夢陽曰予長而有知矣於是始采先世之載仰天而哭之曰遡哉寥乎是予之罪也夫是予之罪也夫杞宋之事孔子蓋傷之焉於是作李氏大傳

傳曰號貞義公者不知何里人也而贅于扶溝人王聚王聚以洪武三年歸軍於蒲州已又自蒲州徙慶陽於是貞義公從如慶陽乃王聚不欲盡徙于慶陽而以其

弟王三公守扶溝而世居扶溝大岡北兵之起也貞義公戰於白溝河死於是公有二男子纔數歳會又失母故不述其父聞之父老曰貞義公蓋長者也然卒不免於難云貞義公二子其後皆冒王氏以贅故是時又埛陽氏田氏為一户而一户四氏然予聞白溝河之役于時糧道絶人煑馬革食及啖騾馬溺已又盡殺其騾馬食之又人相食積屍蓋若山邱馬慶陽衛有曰王指揮者統治其軍時亦死之往先君謂夢陽曰貞義公没時

處士公葢八歲云是時母氏改為他氏室而公乃因不之他氏食零零傳傳往來邠寧間學賈為小賈能自活乃後十餘歲而至中賈云寧州有李媪者竊晌公異之廼因妻以女而公即不知為同姓聞之長老曰處士公任俠有氣人也即小時而好解推衣食衣食人于是閭里人皆多處士公處士公顧愈謹治生日厚富有貲郡中人用貲無問識不識皆與貲於是郡中人亦無不多處士公處士公載鹽過閭里與閭里門斗鹽及載菜即

又與閭里菜卒歲散鹽菜數十車於是閭里率歲不復購鹽菜而俗謂善人為佛處士又治佛因號曰佛王忠於是佛王忠之名益郡中矣長老曰處士之死則以田氏予退而問先君先君揮涕曰往田氏為仇家者殺處士怒赴愬行於是仇家大懼乃使郡中諸豪長來行百金閒不解而仇家故大有財勢可使官及處士赴愬至官置不理反久繫處士於是處士益發憤怒病且死仰天呼曰天乎予何罪竟死獄中是時無問識不識咸切

齒仇家故長老至今語曰訟事無天葢傷處士云爾然予聞處士葬時有地理家張生指其地曰此必有後豈不謂天道哉

軍漢公則嗜酒不治生好擊鞠走馬試劔即大仇醉之酒輒解頗反厚年八十餘竟無疾卒

主文公處士公子諱剛稱王剛為衛主文好氣任俠有父風處士公不喜厚富蓄會㬥卒出穀錢家又多不還以故日寖貧至家徒四壁立於是人竊笑李氏主文公

於是痛哭往來里門罵竊笑李氏者曰若真以李氏無人耶罵且行卒無應者而止則撫二弟背哭曰若即一不樹立我不能為若兄主文公嘗以事至京師有羨貲乃盡買學士家言并歷數家歸訓其二弟二弟卒各擅其業主文公頳面鬚髯然為人强力使氣常勒里中子弟主辦事子弟毋敢後里中置酒有主文公主文公不至毋敢先飲敬憚矣而軍漢公在軍中乃私券我産給其直酒之人即持券來收我産主文公怒不言第礪利

刄然色常在持劵人持劵人覺之走主文公乃憮然曰咍此奴走矣已復大駡跳伏地死劵者乃大懼呼天曰天天寧主文生不顧得屋直頃之主文蘇劵者乃卒不敢復言直矣主文公夜出龍泉道見巨人長數丈以疾卒

曰慶者處士公次子也精地理陰陽家號王陰陽陰陽公更嗜酒王氏軍故戍花馬池營陰陽公代往戍至以數干其將將用之一日寇至將問陰陽公計安出陰陽

公曰某時戰勝將曰有何應對曰行三里當見紅婦人應頃之驗戰果勝將大説于是尊敬陰陽公以為上客而使其盡監軍中馬馬軍卒日持雞酒啖陰陽公陰陽公則日弄酒狎侮諸吏士奴僇之諸吏士不堪也乃於是盛惡陰陽公於其將將後亦頗踈之陰陽公即又嫚駡將把其短將懼逐之還陰陽公乃於是遨遊郡山砦中為相埋然數奇中埋家康其性但具醇酒更不索錢也過他陰陽埋所即未善公熟睨之曰凶乎問其家凶

矣他陰陽又重錢自是郡山砦中不復請他陰陽他陰陽皆窮餓不得行因謀擊殺陰陽公投川窟中頃之陰陽公蘇稍聞窟上語而不知擊已者乃呼曰救我救我窟上人更復擊遂死陰陽公卒頃之水暴至失其瘞處

嗚呼我李冨王氏者葢三世矣至我先大夫而始復李氏云先大夫處士公子而號吏隱公吏隱公年九歲喪父而依於伯氏伯氏教之則嚴也十二三歲時伯氏傭書造里籍乃伯氏不自書顧令吏隱公書吏隱公即善

造書伯氏乃大喜竒之顧反嚴吏隱公訛一字伯氏一
扑其掌厶之掌墳赤公啼泣里父老見之為蘇蘇隕涕
曰夫紙易得耳奈何至是伯氏乃竊仰歎曰嗟乎吾寧
為紙惜耶乃後故稱善書者咸出吏隱公下吏隱公少
貧賤徒肫肫有至性重厚寡事辭十八九歳時從伯氏
往見邵道人道人者異人也不言見公第信兩手食指
出耳上初不解厶之伯氏悟曰謂紗帽翅耶道人頷然
之伯氏益又喜於是始議學事矣吏隱公年二十充郡

學生始受籍於師日誦百千過不成誦於是諸後生咸目笑公公第誦愈益苦居歲餘夢登危樓遇織錦婦於是織錦婦以色絲金鉞寶鏡貽公而公自是輒彬彬有文學矣然又獨數奇夢比試諸後生即不復記所誦吏隱公顧記所誦文又高故常冠諸生吏隱公嘗夢試目驗比試諸生輒叩公曰何夢即未夢公戲謂曰某目某日輒又驗諸生以為神郡學歲一人貢然二人行梁生貢公次當行梁生稔公文高懼與偕因要公置酒奉百金

壽因辟席頓首請欲自行公許諾卻其金不受人曰甚哉李君之愨也亟成而棄厥功公聞之仰天歎曰嗟乎是安知予哉卒讓梁生行明年吏隱公貢次者王生王生者公師也即亦置酒要如梁生公又卒讓王生又踰年公廼始貢是時年三十五矣是年為阜平縣學訓導公為訓導三月而提學御史閻禹錫至真定牒屬各以其徒來赴集先是御史至真定率牒屬來赴集阜平生集則率曳翁鞋人挾煙熏帙踉蹌行見御史及見御史

輒又自請試目即不從則相顧脫藍衫走御史廼顧追呼曰秀才聽試目如若所自請目而公之赴真定也戒諸生毋仍曳翁鞋毋人挾烟熏帙帙會劄以板夾扛之行又戒毋輒自請試目稍井井矣而御史禹錫始至而弗省也尚怒而督責諸學吏於是吏隱公退而上書陳教化變易之事其畧曰夫明者知往者也時者俟至者也故曰違時者不明彊勢者不行故拂是以樹信則虐而鮮功昔者武王克殷殷餘民弗賓也而武王舍之然

武王不以其故貶王周公纘武王無競之烈使二叔監殷而二叔以殷叛然周公不以其故損明故曰王者必世而後仁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夫阜平恒山之陋邑也地有栗橡棗柿之饒其人山居草處衣鹿豕皮蒯屨布襪挾桑弧毒矢日出射猛獸狐兎餔糜而給朝夕夫前代不復聞已自國家興百有餘年于茲然而科第之事罕焉竊未聞有尊官顯人者產於其間也此天下之所共笑也今足下足跡未涉其境乃思以一旦變易其俗

望之以詩書禮樂之事其亦不為善變者矣且足下信賢聖然不能過武王周公其誠善教必不能以三月之久而遂變百年之俗今夫隴山有鳥其名曰鸚孰不謂其能人語也然不籠緤之不宛轉相道假以年歲鳥鮮有能語者焉故籠緤之以制性也宛轉相道以發明也假以年歲俟其變也夫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責効而議功今徒見其朱喙而緑裳也乃輙怒曰鳥奚不人語也是惡可哉御史禹錫覽書乃遂不復督責諸學吏顧獨

禮貌公公在阜平五年以母喪歸起為封邱王教授王故機辯人也公侍王執重訥人曰若是必輕於王公笑曰是不善事王者也顧益謹王一日設醇酒大醉公起而伺屏後令左右乃遮難公公恂恂如在王前於是扶公出尾之行公竟無他語然已齁齁睡矣王喜遇反厚王有問公吐心對酒公公輒醉醉恂恂如前時王於是益復喜尊敬之嘗自脫其貂帽及綺麗衣錫公每事必曰李先生李先生云見禮如此一日王醉握繫帶謂公

曰予比殊好闊帶公方醉第免冠觸地賀王王盍自是省矣公在王門十三年沉晦於酒然時人莫識也公酒酣嘗擊缶歌曰人欲為貪吏貪吏殃及子孫人欲為廉吏廉吏窮餓不得行我今既不為貪吏又何可稱廉吏王門之下可以全身避世於是乃自稱吏隱公云吏隱公方面髯須髯腹便便垂然為人德厚鮮矜伐人矜伐公屏負壁立終不言又不校長短故無大小愚智咸亦尊敬公公醉自外來兒女走扶牽裳行公娑娑舞歌至若

火盜事家人卒遑擾公方宴坐鼾鼻齁齁如雷已不更
問也此其度量可與淺見寡聞者道邪然予又聞公至
向學往貧窶時受詩於合水韓公嘗大雪公單衣曳破
履行嘗夜行歸雪甚廬蕭然無煙也禮曰傷哉貧也今
子孫豐衣足食日鞭笞不務學豈復念先世哉公之卒
也則以吾母高夫人往高夫人卒喪過大梁公請於王
行無何道病輿行抵慶陽舍輿教寺頃之卒王聞訃痛
踊泣數行下使使來賻且會葬此其克厥始終者故載

曰𨗳者軍漢公子善機詐把持人一日大寒軍漢公子
從環縣來以啖冷羊肉又飲冷酒卧地上致疾卒
李夢陽有弟曰孟章小字曰周張周張生十三歲而喪母
居無何又喪父依於伯氏仲氏頃之病竟卒李子嘆曰
弟之死葢傷予心焉弟生而當成化辛丑其時吾家有
吉慶事大置酒會其日周知府茂張指揮使瑛以羊酒
來賀此兩人至而吾弟産故曰周張泰俗呼絶乳子為
老生子故弟又呼老生子云弟生而巨口高顴骨隆隆起

髮際名為伏犀七八歲時猶啖乳有氣力然矯捷善戲善打毬綴幡騎竹馬羣兒莫先也弟又好黏竿擊撲蟬打蜻蜓又放風鳶父母以其有奇氣時時折辱之不可下迺後父母殁弟因而省悟始折節誦書史日記二千餘言其後弟頗好與黄冠人遊其伯氏見其日與黄冠人遊怒罵之曰夫吾家業詩書世有顯名焉今傳汝汝奈何弗省弟知伯氏弗已悦也於是間説之曰夫人生日劻劻勷勷何為者與是非為名與利哉夫豢我者戕

我者也軒冕者桎梏我者也今釋養生之道不務乃日劻劻勷勷與利名爭是亦益速自戕爾長老有言曰上牀脫屣不知生死言旦暮難保也夫神仙黄白之事天下之至妙也弗汩爾之形不摇爾之精取之自盈而與世無爭是大道之程也夫儒生薄此而不為者徒以芻豢可以厚生而軒冕可以耀名也夫芻豢軒冕是不可必得者也乃今汩汩以死効此非天下之大愚與伯氏曰夫予日見芻豢軒冕者於道路也而不聞有見仙者

也夫仙庸其有乎弟對曰不然夫雞鴨有翅飛不越尋丈何者其分卑也故飄飄遺世以獨立者上仙之分也今吾非不能力致富若貴乃亦醜其與雞鴨等伍已矣伯氏不能奪其説迺問曰夫黄白之事亦可為乎弟對曰可穹隆三足納汞貫藥煮之桑木之火厥候不爽而大藥可成也大藥成可以為黄金黄金成而可以為長生伯氏於是積桑木之薪購汞求藥置鼎於前乃令弟為黄白之事弟為之踰月而藥不就於是伯氏以為賣

已乃大怒將笞之弟恐於是棄其妻奔京師而依仲氏會仲氏如通州弟從如通州仲氏覘弟有異材於是教之以先王禮樂與仁義道德之說弟廼幡然改悟而著論以自解其畧曰夫神仙者天地之大盜也夫人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者非以立爭也將以禁淫而範邪也今神仙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不務廼日思高翔遠舉以遺世絶粒此滅生之道也夫束手而不務滋殖而變幻金鐵欺世以盜利此導民為奸者也是故先王

之制禮也朝饔夕飧以防踰也春耕而夏耨以教勤也故教義立而民不惰夫君子之立於人朝也非以芻豢足以悅口而軒冕足以華體也故曰治人者食於人故芻豢軒冕者報功者也今一槩以為戕我則必盡除天下君臣父子之倫而後可是豈人情也哉弟於是不復再言神仙黄白之事顧㗧㗧然曰夫六經者則譬之鳥也諸子百家者羽翼也予盡讀諸子百氏以探知六經之紀然後約於道然是時弟已病不能行也弟為兒時

業自言火蒸蒸自丹田起衝腦眩逦後恒病熱卒死彼謗有之曰入田觀稼從小看大言有兆必先也由是言之弟之謨説仙術其亦弗祥也已矣弟病革時其妻抱女適自梁中來弟屏之弗與語顧惟與仲氏語比卒氣充充不竭第索火瓦熨兩足已而曰冷過膝已乃出左右手令仲氏診而絶此弘治庚申冬事也噫傷哉傷哉李子曰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弟年十九而能不死於女婦手此可以觀弟

贊曰桓桓鼻祖爰義爰武膏血草野我祖蹶厥家若厥土為山金出於沙賙急振窮視如泥沙懟仇殞躬寃乎寃乎為善罔獲大母秉貞蹈仁艱關育孤固窮安節李氏之孟陶乎伯氏憤震中葉再振二弟不罹於夭孤胡絕不祜仲驕矜能載殞厥身亦卒不信我父砥行茹毒允基允耀而弗祿弗考於惟母氏艱貞起厥家佐夫敬姑長我六雛躬瘁形竭不膏不沐今子孫茹甘策肥服利食德矣孰知所從來即論諸家世享不逮寃巳汝含

之英發先世之遺烈乎苗而不秀又何故矣

外傳

王氏貞義公扶溝王聚女改適

李氏處士公寧州李媪女諱曰綿是曰李夫人李夫人訥訥寡言好顧喜坐竟日請飲食則飲食生洪武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卒成化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年八十一嵗寡節蓋三十三年云墓在底不河北山與十五里堡直而稍西

鄢氏范氏並軍漢公並葬范家峪墓生卒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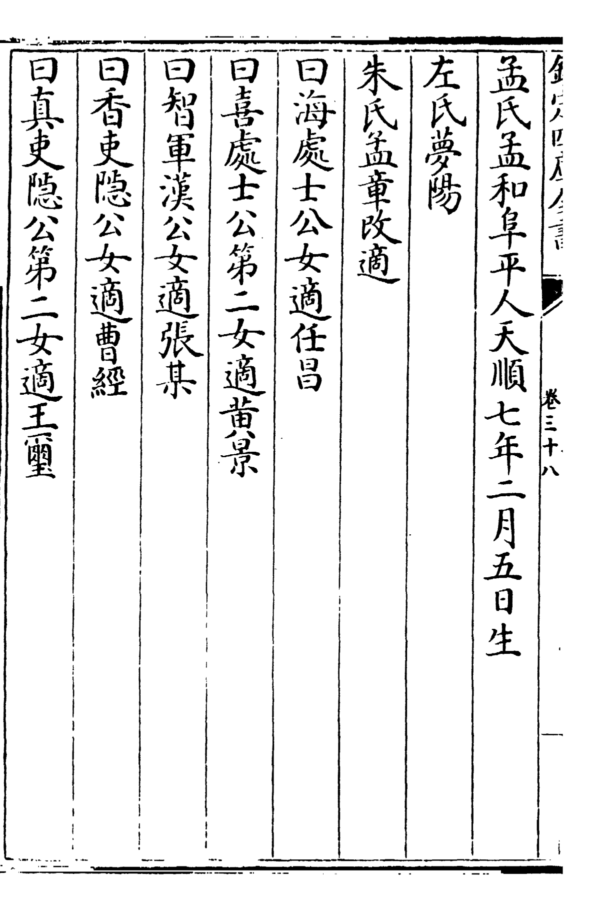
王氏主文公塋西河岸岸崩今無冢生卒缺

劉氏陰陽公葬赤城廟旁生卒缺

高氏吏隱公諱曰慧贈安人又贈宜人是曰高夫人高夫人赤城高家女父曰高成母曰劉媪劉媪故居小十字街生夫人生六月初我大父有養女即高族女曰朝華將贅壻大置酒會有劉媪劉媪抱夫人往我大父見之大驚曰安得此福女闊面大耳者因求劉媪聘吾父

及期吾家貧乃徒以酒肉往請期劉媪怒數破酒擲肉不得請久之或說劉媪曰而女終不聘乎劉媪悟於是乃具粧奩送夫人歸夫人歸居無何貧愈甚夫人無怨言乃獨曰此天也先大夫出務學夫人則豢賣雞豕及酒醋佐先大夫學及時時負薪水行人見之率憐苦夫人夫人弗苦也然夫人性至嚴重好鞭笞僕奴雖家人嗃嗃而蒸蒸無間言貴有婦矣然猶日視米鹽零碎物及酒食與雞馬食即與雞馬食不肯妄用粟至見哀憐

人則咨咨不已周濟之此雖其小細可以觀大德焉夫
人生正統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子時卒弘治六年八月
二十九日巳時年五十四歲祔葬髙家平墓卒後數年
而有封錫之命
馮氏璡改適
范氏名蕙瑄景泰六年九月九日生
劉氏麟改適
王氏孟春成化十年正月二十一日生



孟氏孟和皋平人天順七年二月五日生

左氏夢陽

朱氏孟章改適

曰海處士公女適任昌

曰喜處士公第二女適黄景

曰智軍漢公女適張棊

曰香吏隱公女適曹經

曰真吏隱公第二女適王璽

曰三姐吏隱公第三女生成化六年七月十五日卒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年十八歲葬於開封府東門東門者宋門也

譜序

李夢陽曰夫君子述事必有所由從於是作例義第一譜以明世于是作世系第二夫永短行窮異數於是列名諱生死之紀作家傳第三然死者要用其本末於是作大傳第四予觀記有外戚焉家

國一道於是作外傳第五然必列序本旨於是作

譜序第六

按氏族李氏肇自帝顓頊顓頊有曾孫曰咎繇為理官因姓理氏咎繇裔孫有曰理利貞者逃難伊侯之墟食木子於是更姓李氏其後枝葉布散徧中國至周則有藏室吏曰李伯陽或曰伯陽母居李樹下生伯陽伯陽生而能言指李樹曰此為我姓故姓李名耳此其言不足據至漢則有隴西趙城之李最顯著諸李莫敢稱並

隴西之後生唐高祖是後枝葉愈繁布徧天下然無專著姓如隴西趙城者迺後不知何自有貞義公貞義公有曾孫曰夢陽

李夢陽讀詩至伐木行葦諸詩未嘗不廢書而流涕也曰厚哉先王之於人也夫建利以定義品制行矣九族有章五服經矣踈踈而親親冠履既著等威異矣于是乎有燕享之禮會聚之節有周恤慶唁之文是故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由此觀之同異著矣嗟

乎非先王孰能為此哉今世俗廢此不講人私其所幸
好心志乖僻無據忌忮滋起其極也至父子不相容婦
姑反脣而相稽甚者乃兄弟以兵相屠𣪠矣當是之時
人心如豺虎據食則露齗相狠惡有思其類者乎故曰
專利者無親亡義罔上則民不附信哉是言也漢唐而
下縉紳學士有意於合族者不尠然要之出於躬親為
當故萬石君木訥人也不言而躬行故其教不嚴而治
不肅而成此豈聲音笑貌者耶今人多務名好侈大家

世無慘痛惻怛之實及若郭崇韜拜他人墓為祖即使有合族之志體先王燕享之文制為飲食會聚使其相周邺慶唁其子孫能盡遵不邪且崇韜以為王侯將相果有種乎予為是懼今譜傳第采其事實欲子孫知先世起家之難使知孝敬之本艱貞振厲之操與勤儉之原然李廣至德厚得士大夫心此與萬石君何殊及孫陵降匈奴自是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遂恥居門下此豈惡統者之過哉鄙人之言曰何論根株幹大則枝斜

斯言雖小亦可以喻大故一命之士而布衣之徒能潤色名行設禮義法約統治其族人此亦豪傑特立之行非苟而已也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吾子孫竟安如哉然世俗恒憂其子孫不富貴余甚悲焉今高車駟馬功名著于春秋積金邱土者豈少也然至于其族屬則疏矣故有千金飾裘馬而族人則衣懸鶉出本於昆弟算無遺銖已及聚朋輩則宴游日歌舞故見尊官豪賓足怗怗如有緣至見族長輩或不下車也其悖禮可勝

道哉孔子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斯其人使處父子婦姑兄弟必皆不能至道此廢古之大患也正德二年歲在丁卯冬十一月序

空同集卷三十八

空同集卷三十九

明 李夢陽 撰

上書

上孝宗皇帝書稾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著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戸部主事臣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

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葢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為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為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蔑以加矣飭躬

勤厲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將失之歐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為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為病者二

而不之去也為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為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覩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為自全苟禄之計是懷不忠而欺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陛下矜容哀憐俯賜觀覽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内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

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呐呐不吐詞則目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傚翕然風靡為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

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亾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

者腹心之病也夫内官者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
比難翦臣故以為腹心之病夫倉廒場庫錢穀之要也
今皆内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為忠實可用邪抑例不可
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
輩多者二三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
虎而一羊哉今淉淉有司擿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
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
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擿發奸尚有嚴

心今其奸業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為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内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勑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閹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絶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菑害必至菑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

下而陰性狼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内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於此時拔廉直奬忠鯁斥無恥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為安猒禍以為福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為無恥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即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為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擿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

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内官之權欲剷内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薀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强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

拔之乃僅得十二萬馬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羣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内兵邪

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内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玆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内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内官叅之内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邪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内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為爪牙乎謗不有之曰萌芽

不伐將折斧柯爝爝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叅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為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

而有司者不之恤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剥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菑逋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内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於前此何也葢下者効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羡者

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户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内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若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莊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

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懇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頼光棍投獻王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錫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為已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毁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産失業抛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内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禄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秪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揺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邪嗚呼

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剖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聯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為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

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為此邪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勑戸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諲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閒草地牧馬便六漸夫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為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

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誘以自解是故倉廪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究運之例究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虧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

供邉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
威者為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于下公
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内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
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匪以鉅萬計諺曰
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
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
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勑給費修葺之是道
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

者察微今貨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内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若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為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為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踰於餒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踰於涷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於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强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

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踰於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邪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菑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焼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菑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

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趣此急選良有司郵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覇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為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

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厲糜其賞不足以諷黃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

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為丞臣不知報邪勸邪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薰猶同器不知有薰廉汙並賞孰肯為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恡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為舛與玩為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為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為士師執之為舜

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為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邪以為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為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

所甚怨也夫忌莫大於刑怨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為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為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强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

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圮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也夫真人者太虛而為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為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

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
上百姓嗷嗷於下邉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
道足以庇法足以佑陛下何不逐一試之且彼能設一
醮禩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
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為其防決也
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髙皇
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歎息以

為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
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
是又歎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
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為此固保全而使之安
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
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為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
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
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强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

貨而又占種鹽課横行江河張打黄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譚孰非飲恨於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

秘録附

初詔下懇切夢陽讀既退而感泣已歎曰真詔哉於是

密撰此奏蓋體統利害事草具袖而過邊博士會王主事守仁來王遽目予袖而曰有物乎有必諫草耳予為此即妻子未之知不知王何從而疑之也乃出其草示二子王曰疏入必重禍又曰為若筮可乎然晦翁行之矣於是出而上馬並行詣王氏筮得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王曰行哉此忠直之繇也及疏入不報也以為竟不報也一日忽有旨拿夢陽送詔獄乃於是知張氏有本辯矣張氏論我斬罪十然大意主訕母后謂疏末張

氏斥后也掌詔獄年斌年斌問曰壽寧胡不指其事實
羽翼子曰慮對耳斌曰指則我能據事實翦厥羽翼奚
對焉獄成年斌絫之其畧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違而渠
云十罪者悉置弗入奉聖旨李夢陽妄言大臣姑從輕
罰俸三箇月此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也居頃之龍馭上
賓矣痛哉何忍言何忍言太醫院使吳釴髙郵人也謂
我曰上崩之明日釴往見一近侍閹會閹挈其白綾䄡
子出䄡子自肩以下血淋淋未乾也閹迎釴以䄡子泣

曰此爺爺口鼻中血也鈇相與泣問故言上氣絶時閹負之自寢出云已闔扙淚謂鈇曰怎更能得此聖明皇帝鈇叩之閹曰前李夢陽事知否鈇曰不知閹曰上初無奈壽寧輩逼何金夫人又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欲借官人毎力一日朝退召三閣老上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劉健輒對曰此狂妄小人耳上黙然良久謝遷前對曰其心無非為國上頷之曰然會科道官交章入李夢陽由是得釋然釋之日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重

刑上怒推案出竟批止罰俸三月汝以為此等皇帝能更得否言既二人相對大聲哭而尚書劉公大夏曰釋李夢陽時會上召我言閹輩事因遂及李夢陽事上曰朕初欲輕譴此人而左右者輒乃曰輕莫如打二十放了己顧大夏曰汝知渠意乎大夏叩頭對曰臣不知上曰打必送錦衣衛渠拴關節打之必死也於渠輩則誠快矣如朕殺諫臣何正德間予至江西則見都御史艾璞曰璞往為光禄卿故事光禄寺日辦有攢盤云攢盤

者供近侍閹者也孝宗末尚儉節斯格不行矣而一日未申間忽有旨趣辦攢盤十餘衆驚愕辦矣久之不取也例辦不入卿不出璞守至昏黑東安門將下鎖矣一老閹來曰官第出璞於是倉皇出明日入至寺寺閹耳語璞曰知攢盤否璞曰璞何由而知也閹曰昨夜上葢遊南宫云皇后皇太子金夫人從而二更時召二張自東安門入璞問曰何事閹曰上和解二張耳為李主事事璞叩詳細閹不答予因記往錦衣百戶郭勲曰上遊

南宫時二張夜入侍酒中皇后皇太子金夫人皆迮邇出遊上獨召大張促膝語左右咸莫知聞第遥見大張免冠觸地謝云予始不甚信今以艾公言質之符矣

空同集卷三十九